

第二十四回 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

【庚辰：夹写“醉金刚”一回是书中之大净场，聊醒看官倦眼耳。然亦书中必不可少之文，必不可少之人。今写在市井俗人身上，又加一“侠”字，则大有深意存焉。】

【蒙回前总批：夹写醉金刚一回，是处中之大文字，聊醒看官倦眠而，然亦书中之必不可少之文字，必不可少之人，今写在市井俗人身上，加一“侠”字，则有大深意存焉。】

话说林黛玉正自情思萦逗，缠绵固结之时，忽有人从背后击了一掌，说道：“你作什么一个人在这里？”林黛玉倒唬了一跳，回头看时，不是别人，却是香菱。林黛玉道：“你这个傻【庚辰侧批：此“傻”字加于香菱，则有多少丰神跳于纸上，其娇憨之态可想而知。】丫头，唬我这么一跳好的。你这会子打那里来？”香菱嘻嘻的笑道：“我来寻我们的姑娘的，找他总找不着。你们紫鹃也找你呢，【庚辰侧批：一丝不漏。】说琏二奶奶送了什么茶叶来给你的。走罢，回家去坐着。”【庚辰侧批：“回家去坐着”之言，是恐石上冷意。】一面说著，一面拉着黛玉的手回潇湘馆来了。果然凤姐儿送了两小瓶上用新茶来。林黛玉和香菱坐了。况他们有甚正事谈讲。

【庚辰侧批：为学诗伏线。】不过说些这一个绣的好，那一个刺的精，又下一回棋，看两句书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棋不论盘，书不论章，皆是娇憨女儿神理，写得不即不离，似有似无，妙极！】香菱便走了。不在话下。【庚辰眉批：是书最好看如此等处，系画家山水树非褊志惚，未用浓淡墨点苔法也。亥夏。畸笏叟。】

如今且说宝玉因被袭人找回房去，果见鸳鸯歪在床上看袭人的针线呢，

见宝玉来了，便说道：“你往那里去了？老太太等着你呢，叫你过那边请大老爷的安去。还不快换了衣服走呢。”袭人便进房去取衣服。宝玉坐在床沿上，褪了鞋等靴子穿的工夫，回头见鸳鸯穿着水红绫子袄儿，青缎子背心，束著白绉绸汗巾儿，脸向那边低着头看针线，脖子上戴着花领子。宝玉便把脸凑在他脖项上，闻那香油气，不住用手摩挲，其白腻不在袭人之下，便猴上身去涎皮笑道：“好姐姐，把你嘴上的胭脂赏我吃了罢。”【庚辰侧批：胭脂是这样吃法。看官可经过否？】一面说著，一面扭股糖似的粘在身上。

鸳鸯便叫道：“袭人，你出来瞧瞧。【庚辰侧批：不向宝玉说话，又叫袭人，鸳鸯亦是幻情洞天也。】你跟他一辈子，也不劝劝，还是这么著。”袭人抱了衣服出来，向宝玉道：“左劝也不改，右劝也不改，你到底是怎么样？你再这么著，【庚辰侧批：此五字内有深意深心。】这个地方可就难住了。”一边说，一边催他穿了衣服，同鸳鸯往前面来见贾母。见过贾母，出至外面，人马俱已齐备。刚欲上马，只见贾琏请安回来了，【庚辰侧批：一丝不漏。】正下马，二人对面，彼此问了两句话。只见旁边转出一个人来，【庚辰侧批：芸哥此处一现，后文不见突然。】“请宝叔安”。宝玉看时，只见这人容长脸，长挑身材，年纪只好十八九岁，生得着实斯文清秀，倒也十分面善，只是想不起是那一房的，【庚辰侧批：大族人众，毕真，有是理。】叫什么名字。贾琏笑道：“你怎么发呆，连他也不认得？他是后廊上住的五嫂子的儿子芸儿。”宝玉笑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，我怎么就忘了。”因问他母亲好，这会子什么勾当。贾芸指贾琏道：“找二叔说句话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你倒比先越发出挑了，【庚辰侧批：何尝不是十二三岁小孩语。】倒象我的儿子。”贾琏笑道：“好不害臊！人家比你大四五岁呢，就替你作儿子了？”宝玉笑道：“你今年十几岁了？”贾芸道：“十八岁。”

原来这贾芸最伶俐乖觉，听宝玉这样说，便笑道：“俗语说的，‘摇车里的爷爷，拄拐的子孙’。虽然岁数大，山高不过太阳。只从我父亲没

了，这几年也无人照管教导。【庚辰侧批：虽是随机而应，伶俐人之语，余却伤心。】如若宝叔不嫌侄儿蠢笨，认作儿子，就是我的造化了。”贾琏笑道：“你听见了？认儿子不是好开交的呢。”【庚辰侧批：是兄凑弟趣，可叹！】说著就进去了。宝玉笑道：“明儿你闲了，只管来找我，别和他们鬼鬼祟祟的。【庚辰侧批：何其堂皇正大之语。】这会子我不得闲儿。明儿你到书房里来，和你说天话儿，我带你园里顽耍去。”说著扳鞍上马，众小厮围随往贾赦这边来。

见了贾赦，不过是偶感些风寒，先述了贾母问的话，然后自己请了安。贾赦先站起来回了贾母话，【庚辰侧批：一丝不乱。】次后便唤人来：“带哥儿进去太太屋里坐着。”宝玉退出，来至后面，进入上房。邢夫人见了他来，先倒站了起来请过贾母安，【庚辰侧批：一丝不乱。】宝玉方请安。【[好规矩。]】邢夫人拉他上炕坐了，方问别人好，又命人倒茶来。【庚辰侧批：好层次，好礼法，谁家故事？】一钟茶未吃完，只见那贾琮来问宝玉好。邢夫人道：“那里找活猴儿去！你那奶妈子死绝了，也不收拾收拾你，弄的黑眉乌嘴的，那里象大家子念书的孩子！”

正说著，只见贾环、贾兰小叔侄两个也来了，请过安，邢夫人便叫他两个椅子上坐了。贾环见宝玉同邢夫人坐在一个坐褥上，邢夫人又百般摩挲抚弄他，早已心中不自在了，【庚辰侧批：千里伏线。】坐不多时，便和贾兰使眼色儿要走。贾兰只得依他，一同起身告辞。宝玉见他们要走，自己也就起身，要一同回去。邢夫人笑道：“你且坐着，我还和你说话呢。”宝玉只得坐了。邢夫人向他两个道：“你们回去，各人替我问你们各人母亲好。你们姑娘、姐姐妹妹都在这里呢，闹的我头晕，今儿不留你们吃饭了。”【庚辰侧批：明显薄情之至。】贾环等答应着，便出来回家去了。

宝玉笑道：“可是姐姐们都过来了，怎么不见？”邢夫人道：“他们坐了一会子，都往后头不知那屋里去了。”宝玉道：“大娘方才说有话说，不

知是什么话？”邢夫人笑道：“那里有什么话，不过是叫你等著，同你姊妹们吃了饭去。还有一个好玩的东西给你带回去玩。”娘儿两个说话，不觉早又晚饭时节。调开桌椅，罗列杯盘，母女姊妹们吃毕了饭。宝玉去辞贾赦，同姊妹们一同回家，见过贾母，王夫人等，各自回房安息。不在话下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逐步一段为五鬼魘魔法作引。脂砚。】

且说贾芸进去见了贾琏，因打听可有什么事情。贾琏告诉他：“前儿倒有一件事情出来，偏生你婶子再三求了我，【庚辰侧批：反说体面话，惧内人累累如是。】给了贾芹了。他许了我，说明儿园里还有几处要栽花木的地方，等这个工程出来，一定给你就是了。”贾芸听了，半晌说道：“既是这样，我就等著罢。叔叔也不必先在婶子跟前提我今儿来打听的话，【庚辰侧批：已得了主意了。】到跟前再说也不迟。”贾琏道：“提他作什么，【庚辰侧批：已被芸哥瞒过了。】我那里有这些工夫说闲话儿呢。明儿一个五更，还要到兴邑去走一趟，须得当日赶回来才好。你先去等著，后日起更以后你来讨信儿，来早了我不得闲。”说著便回后面换衣服去了。

贾芸出了荣国府回家，一路思量，想出一个主意来，便一径往他母舅卜世仁家来。【庚辰侧批：既云“不是人”，如何肯共事？想芸哥此来空了。】原来卜世仁现开香料铺，方才从铺子里来，忽见贾芸进来，彼此见过了，因问他这早晚什么事跑了来。贾芸道：“有件事求舅舅帮衬帮衬。我有一件事，用些冰片麝香使用，好舅舅每样赊四两给我，八月里按数送了银子来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甥舅之谈如此，叹叹！】卜世仁冷笑道：“再休提赊欠一事。【庚辰侧批：何如，何如？余言不谬。】前儿也是我们铺子里一个伙计，替他的亲戚赊了几两银子的货，至今总未还上。因此我们大家赔上，立了合同，再不许替亲友赊欠。谁要赊欠，就要罚他二十两银子的东道。况且如今这个货也短，你就拿现银子到我们这不三不四的铺子里来买，【庚辰侧批：推脱之辞。】也还没有这些，只好倒扁儿去。这是一。二则你那里有正经

事，不过除了去又是胡闹。你只说舅舅见你一遭儿就派你一遭儿不是。你小人儿家很不知好歹，也到底立个主见，赚几个钱，弄得穿是穿吃是吃的，我看着也喜欢。”

贾芸笑道：“舅舅说的倒干净。我父亲没的时候，我年纪又小，不知事。后来听见我母亲说，都还亏舅舅们在我们家出主意，料理的丧事。难道舅舅就不知道的，还是有一亩地两间房子，如今在我手里花了不成？巧媳妇做不出没米的粥来，叫我怎么样呢？还亏是我呢，要是别个，死皮赖脸三日两头儿来缠着舅舅，【庚辰侧批：芸哥亦善谈，井井有理。】要三升米二升豆子的，【庚辰侧批：余二人亦不曾有是气？】舅舅也就没有法呢。”

卜世仁道：“我的儿，舅舅要有，还不是该的。我天天和你舅母说，只愁你没算计儿。你但凡立的起来，到你大房里，就是他们爷儿们见不著，便下个气，和他们的管家或者管事的人们嬉和嬉和，【庚辰侧批：可怜可叹，余竟为之一哭。】也弄个事儿管管。前日我出城去，撞见了你们三房里的老四，骑着大叫驴，带着五辆车，有四五十和尚道士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妙极！写小人口角，羡慕之言加一倍，毕肖。却又是背面傅粉法。】往家庙去了。他那不亏能干，这事就到他了！”贾芸听他韶刀的不堪，便起身告辞。

【庚辰侧批：有志气，有果断。】卜世仁道：“怎么急的这样，吃了饭再去罢。”一句未完，只见他娘子说道：“你又糊涂了。【庚辰侧批：虽写小人家涩细，一吹一唱，酷肖之至，却是一气逼出，后文方不突然。《石头记》笔仗全在如此样者。】说著没有米，这里买了半斤面来下给你吃，这会子还装胖呢。留下外甥挨饿不成？”卜世仁说：“再买半斤来添上就是了。”他娘子便叫女孩儿：“银姐，往对门王奶奶家去问，有钱借二三十个，明儿就送过来。”夫妻两个说话，那贾芸早说了几个“不用费事”，去的无影无踪了。【庚辰侧批：有知识有果断人，自是不同。】

不言卜家夫妇，且说贾芸赌气离了舅家，一径回归旧路，心下正自

烦恼，一边想，一边低头只管走，不想一头就碰在一个醉汉身上，把贾芸唬了一跳。【庚批：自上看来，可是一口气否？】听醉汉骂道：“臊你娘的！瞎了眼睛，碰起我来了。”贾芸忙要躲身，早被那醉汉一把抓住，对面一看，不是别人，却是紧邻倪二。原来这倪二是个泼皮，专放重利债，在赌场吃闲钱，专管打降吃酒。如今正从欠钱人家索了利钱，吃醉回来，不想被贾芸碰了一头，正没好气，抡拳就要打。【庚辰眉批：这一节对《水浒》杨志卖大刀遇没毛大虫一回看，觉好看多矣。己卯冬夜。脂砚。】只听那人叫道：“老二住手！是我冲撞了你。”倪二听见是熟人的语音，将醉眼睁开看时，见是贾芸，忙把手松了，趑趄著笑道：【庚辰侧批：写生之笔。】“原来是贾二爷，【庚辰侧批：如此称呼，可知芸哥素日行止，是“金盆虽破分量在”也。】我该死，我该死。这会子往那里去？”贾芸道：“告诉不得你，平白的又讨了个没趣儿。”【庚辰侧批：本无心之谈也。】倪二道：“不妨不妨，【庚辰侧批：如闻。】有什么不平的事，告诉我，替你出气。【庚辰侧批：写得酷肖，总是渐次逼出，不见一丝勉强。】这三街六巷，凭他是谁，有人得罪了我醉金刚倪二的街坊，管叫他人离家散！”贾芸道：“老二，你且别气，听我告诉你这原故。”【庚辰侧批：可是一顺而来？】说著，便把卜世仁一段事告诉了倪二。倪二听了大怒，“要不是令舅，我便骂不出好话来，【庚辰侧批：仗义人岂有不知礼者乎？何尝不是破落户？冤杀金刚了。】真真气死我倪二。也罢，你也不用愁烦，我这里现有几两银子，你若用什么，只管拿去买办。但只一件，你我作了这些年的街坊，我在外头有名放帐，你却从没有和我张过口。也不知你厌恶我是个泼皮，【庚辰侧批：知己知彼之话。】怕低了你的身分，也不知是你怕我难缠，利钱重？若说怕利钱重，这银子我是不要利钱的，也不用写文约，若说怕低了你的身分，【庚辰侧批：知己知彼之话。】我就不敢借给你了，各自走开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果然从搭包里掏出一卷银子来。

贾芸心下自思：“素日倪二虽然是泼皮无赖，却因人而使，【庚辰侧批：四字是评，难得难得，非豪杰不可当。】颇颇的有义侠之名。若今日不领他这情，怕他臊了，倒恐生事。不如借了他的，改日加倍还他也倒罢了。”想毕笑道：“老二，你果然是个好汉，我何曾不想着你，和你张口。但只是我见你所相与交结的，都是些有胆量的有作为的人，似我们这等无能无力的你倒不理。【庚辰侧批：芸哥亦善谈，好口齿。】我若和你张口，你岂肯借给我。今日既蒙高情，我怎敢不领，回家按例写了文约过来便是了。”倪二大笑道：“好会说话的人。我却听不上这话。【庚辰侧批：“光棍眼内揉不下沙子”是也。】既说‘相与交结’四个字，如何放帐给他，使他的利钱！【庚辰侧批：如今不单是亲友言利，不但亲友，即闺阁中亦然，不但生意新发户，即大户旧族颇颇有之。】既把银子借与他，图他的利钱，便不是相与交结了。闲话也不必讲。既肯青目，这是十五两三钱有零的银子，便拿去治买东西。你要写什么文契，趁早把银子还我，让我放给那些有指望的人使去。”【庚辰侧批：爽快人，爽快语。】贾芸听了，一面接了银子，一面笑道：“我便不写罢了，有何着急的。”倪二笑道：“这不是话。天气黑了，也不让茶让酒，我还到那边有点事情去，你竟请回去。我还求你带个信儿与舍下，叫他们早些关门睡罢，我不回家去了，倘或有要紧事儿，叫我们女儿明儿一早到马贩子王短腿家【庚辰侧批：常起坐处人，毕真。】来找我。”一面说，一面趑趄着脚儿去了，【庚辰侧批：仍应前。】不在话下。

【庚辰眉批：读阅“醉金刚”一回，务吃刘铉丹家山楂丸一付，一笑。余卅年来得遇金刚之样人不少，不及金刚者亦不少，惜书上不便历历注上芳讳，是余不是心事也。壬午孟夏。】

且说贾芸偶然碰了这件事，心中也十分罕希，想那倪二倒果然有些意思，只是还怕他一时醉中慷慨，到明日加倍的要起来，便怎处，心内犹豫不决。【庚辰侧批：芸哥实怕倪二，并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也。】忽又想到：

“不妨，等那件事成了，也可加倍还他。”想毕，一直走到个钱铺里，将那银子称一称，十五两三钱四分二釐。贾芸见倪二不撒谎，心下越发欢喜，收了银子，来至家门，先到隔壁将倪二的信捎了与他娘子知道，方回家来。见他母亲自在炕上拈线，见他进来，便问那去了一日。贾芸恐他母亲生气，便不说起卜世仁的事来，【庚辰侧批：孝子可敬。此人后来荣府事败，必有一番作为。】【该批：果然。】只说在西府里等琏二叔的，问他母亲吃了饭不曾。他母亲已吃过了，说留的饭在那里。小丫头子拿过来与他吃。

那天已是掌灯时候，贾芸吃了饭收拾歇息，一宿无话。次日一早起来，洗了脸，便出南门，大香铺里买了冰麝，便往荣国府来。打听贾琏出了门，贾芸便往后面来。

到贾琏院门前，只见几个小厮拿着大高笤帚在那里扫院子呢。忽见周瑞家的从门里出来叫小厮们：“先别扫，奶奶出来了。”贾芸忙上前笑问：

“二婶婶那去？”周瑞家的道：“老太太叫，想必是裁什么尺头。”正说着，只见一群人簇著凤姐出来了。【庚辰侧批：当家人有是派头。】贾芸深知凤姐是喜奉承尚排场的，【庚辰侧批：那一个不喜奉承。】忙把手逼着，恭恭敬敬抢上来请安。凤姐连正眼也不看，仍往前走，只问他母亲好，“怎么不来我们这里逛逛？”贾芸道：“只是身上不大好，倒时常记挂著婶子，要来瞧瞧，又不能来。”凤姐笑道：“可是会撒谎，不是我提起他来，你就不说他想我了。”贾芸笑道：“侄儿不怕雷打了，就敢在长辈前撒谎。昨儿晚上还提起婶子来，说婶子身子生的单弱，事情又多，亏婶子好大精神，竟料理的周周全全，要是差一点儿的，早累的不知怎么样呢。”【庚辰眉批：自往卜世仁处去已安排下的。芸哥可用。己卯冬夜。】

凤姐听了满脸是笑，不由的便止了步，问道：“怎么好好的你娘儿们在背地里嚼起我来？”【庚辰侧批：过下无痕，天然而来文字。】贾芸道：

“有个原故，【庚辰侧批：接得如何？】只因我有个朋友，家里有几个钱，

现开香铺。只因他身上捐著个通判，前儿选了云南不知那一处，【庚辰侧批：随口语，极妙！】连家眷一齐去，把这香铺也不在这里开了。便把帐物攒了一攒，该给人的给人，该贱发的贱发了，【蒙侧批：世法人情，随便招来，皆是奇妙文章。】象这细贵的货，都分著送与亲朋。他就一共送了我些冰片，麝香。我就和我母亲商量，【庚辰侧批：像得紧，何尝撒谎？】若要转买，不但卖不出原价来，而且谁家拿这些银子买这个作什么，便是很有钱的大家子，也不过使个几分几钱就挺折腰了，若说送人，也没个人配使这些，【蒙侧批：作者是何神圣，具此等大光明眼，无微不照？】倒叫他一文不值半文转卖了。因此我就想起婶子来。往年间我还见婶子大包的银子买这些东西呢，别说今年贵妃宫中，就是这个端午节下，不用说这些香料自然是比往常加上十倍去的。因此想来想去，只孝顺婶子一个人才合式，方不算遭塌这东西。”一边说，一边将一个锦匣举起来。

凤姐正是要办端阳的节礼，采买香料药饵的时节，忽见贾芸如此一来，听这一篇话，心下又是得意又是欢喜，便命丰儿：“接过芸哥儿的来，【庚辰侧批：像个婶子口气，好看杀！】送了家去，交给平儿。”因又说道：

“看着你这样知好歹，怪道你叔叔常提你，说你说话儿也明白，心里有见识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看官须记，凤姐所喜是奉承之言，打动了心，不是见物而欢喜，若说是见物而喜，便不是阿凤矣。】贾芸听这话入了港，便打进一步来，故意问道：“原来叔叔也曾提我的？”凤姐见问，才要告诉他与他管事情的那话，便忙又止住，心下想道：【庚辰侧批：的是阿凤行事心机笔意。】“我如今要告诉他那话，倒叫他看着我见不得东西似的，为得了这点子香，就混许他管事了。今儿先别提起这事。”想毕，便把派他监种花木工程的事都隐瞒的一字不提，随口说了两句淡话，便往贾母那里去了。贾芸也不好提的，只得回来。

因昨日见了宝玉，叫他到外书房等著，贾芸吃了饭便又进来，到贾母那

边仪门外绮霰斋书房里来。只见焙茗，锄药两个小厮下象棋，为夺“车”正拌嘴，还有引泉、扫花、【庚辰侧批：好名色。】挑云、伴鹤四五个，又在房檐上掏小雀儿玩。

贾芸进入院内，把脚一跺，说道：“猴头们淘气，我来了。”众小厮看见贾芸进来，都才散了。贾芸进入房内，便坐在椅子上问：“宝二爷没下来？”焙茗道：“今儿总没下来。二爷说什么，我替你哨探哨探去。”【庚辰侧批：五遁之外，名曰“哨探遁”法。】说着，便出去了。这里贾芸便看字画古玩，有一顿饭工夫还不见来，再看看别的小厮，都顽去了。正是烦闷，只听门前娇声嫩语的叫了一声“哥哥”。

贾芸往外瞧时，看是一个十六七岁的丫头，生的倒也细巧干净。那丫头见了贾芸，便抽身躲了过去。恰当很走来，见那丫头在门前，便说道：

“好，好，【庚辰侧批：二“好”字是遮饰半句来不到语。】正抓不著个信儿。”贾芸见了焙茗，也就赶了出来，问怎么样。焙茗道：“等了这一日，也没个人儿过来。这就是宝二爷房里的。好姑娘，【庚辰侧批：口气极像。】你进去带个信儿，就说廊上的二爷来了。”那丫头听说，方知是本家的爷们，便不似先前那等回避，【庚辰侧批：一句，礼当。】下死眼把贾芸钉了两眼。【庚辰侧批：这句是情孽上生。】听那贾芸说道：“什么是廊上廊下的，你只说是芸儿就是了。”半晌，那丫头冷笑了一笑：【庚辰侧批：神情是深知房中事的。】“依我说，二爷竟请回家去，有什么话明儿再来。今儿晚上得空儿我回了他。”焙茗道：“这是怎么说？”那丫头道：“他【庚辰侧批：一连两个“他”字，怡红院中使得，否则有假矣。】今儿也没睡中觉，自然吃的晚饭早。晚上他又不下来。难道只是耍的二爷在这里等著挨饿不成！不如家去，明儿来是正经。便是回来有人带信，那都是不中用的。他不过口里应着，他倒给带呢！”贾芸听这丫头说话简便俏丽，待要问他的名字，因是宝玉房里的，又不便问，只得说道：“这话倒是，我明儿再来。”

说著便往外走。焙茗道：“我倒茶去，【庚辰侧批：滑贼。】二爷吃了茶再去。”贾芸一面走，一面回头说：“不吃茶，我还有事呢。”口里说话，眼睛瞧那丫头还站在那里呢。

那贾芸一径回家。至次日来至大门前，可巧遇见凤姐往那边去请安，才上了车，见贾芸来，使命人唤住，隔窗子笑道：“芸儿，你竟有胆子在我的跟前弄鬼。【庚辰侧批：也作得不像撒谎，用心机人可怕是此等处。】道你送东西给我，原来你有事求我。昨儿你叔叔才告诉我说你求他。”贾芸笑道：

“求叔叔这事，婶子休提，我昨儿正后悔呢。早知这样，我竟一起头求婶子，这会子也早完了。谁承望叔叔竟不能的。”凤姐笑道：“怪道你那里没成儿，昨儿又来寻我。”贾芸道：“婶子辜负了我的孝心，我并没有这个意思。若有这个意思，昨儿还不求婶子。如今婶子既知道了，我倒要把叔叔丢下，少不得求婶子好歹疼我一点儿。”凤姐冷笑道：“你们要拣远路儿走，叫我也难说。【庚辰侧批：曹操语。】早告诉我一声儿，有什么不成的，多大点子事，耽误到这会子。那园子里还要种花，我只想不出一个人来，你早来不早完了。”贾芸笑道：“既这样，婶子明儿就派我罢。”凤姐半晌道：

“这个我看着不大好。【庚辰侧批：又一折。】等明年正月里烟火灯烛那个大宗儿下来，再派你罢。”贾芸道：“好婶子，先把这个派了我罢。果然这个办的好，再派我那个。”凤姐笑道：“你倒会拉长线儿。罢了，要不是你叔叔说，我不管你的事。【庚辰侧批：总不认受冰麝。】我也不过吃了饭就过来，你到午错的时候来领银子，后儿就进去种树。”说毕，令人驾起香车，一径去了。

贾芸喜不自禁，来至绮霁斋打听宝玉，谁知宝玉一早便往北静王府里去了。贾芸便呆呆的坐到晌午，打听凤姐回来，便写个领票来领对牌。至院外，命人通报了，彩明走了出来，单要了领票进去，批了银数年月，一并连对牌交与了贾芸。贾芸接了，看那批上银数批了二百两，心中喜不自禁，翻

身走到银库上，交与收牌票的，领了银子。回家告诉母亲，自是母子俱各欢喜。次日一个五鼓，贾芸先找了倪二，将前银按数还他。那倪二见贾芸有了银子，他便按数收回，不在话下。这里贾芸又拿了五十两，出西门找到花儿匠方椿家里去买树，不在话下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至此便完种树工程。一者见得趲赶工程原非正文，不过虚描盛时光景，借此以出情文。二者又为避难法。若不如此了，必曰其树其价怎么，买定必株，岂不烦絮矣？】

如今且说宝玉，自那日见了贾芸，曾说明日着他进来说话儿。如此说了之后，他原是富贵公子的口角，那里还把这个放在心上，因而便忘怀了。

【庚辰侧批：若是一个女孩子，可保不忘的。】这日晚上，从北静王府里回来，见过贾母，王夫人等，回至园内，换了衣服，正要洗澡。袭人因被薛宝钗烦了去打结子，秋纹，碧痕两个去催水，檀云又因他母亲的生日接了出去，麝月又现在家中养病，虽还有几个作粗活听唤的丫头，估著叫不着他们，都出去寻伙觅伴的玩去了。不想这一刻的工夫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妙！必用“一刻”二字方是宝玉的房中，见得时时原有人的，又有今一刻无人，所谓凑巧其一也。】只剩了宝玉在房内。偏生的【庚辰双行夹批：三字不可少。】宝玉要吃茶，一连叫了两三声，方见两三个老嬷嬷走进来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妙！文字细密，一丝不落，非批得出者。】宝玉见了他们，连忙摇手儿说：“罢，罢，不用你们了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是宝玉口气。】老婆子们只得退出。

宝玉见没丫头们，只得自己下来，拿了碗向茶壶去倒茶。只听背后说道：“二爷仔细烫了手，让我们来倒。”【庚辰侧批：神龙变化之文，人岂能测？】一面说，一面走上来，早接了碗过去。宝玉倒唬了一跳，问：“你在那里的？忽然来了，唬我一跳。”那丫头一面递茶，一面回说：“我在后院子里，才从里间的后门进来，难道二爷就没听见脚步响？”宝玉一面吃茶，一面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六个“一面”，是神情，并不觉厌。】仔细打量

那丫头：穿着几件半新不旧的衣裳，倒是一头黑鬢鬢的头发，挽著个髻，容长脸面，细巧身材，却十分俏丽干净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与贾芸目中所见不差。】宝玉看了，便笑问道：【庚辰双行夹批：神情写得出。】“你也是我这屋里的人么？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妙问。必如此问方是笼络前文。】那丫头道：“是的。”宝玉道：“既是这屋里的，我怎么不认得？”那丫头听说，便冷笑了一声道：【庚辰双行夹批：神情如画。】“认不得的也多，岂只我一个。从来我又不递茶递水，拿东拿西，眼见的事一点儿不作，那里认得呢。”宝玉道：“你为什么不作那眼见的事？”【庚辰侧批：这是下情不能上达意语也。】那丫头道：

“这话我也难说。【庚辰侧批：不伏气语，况非尔可完，故云“难说”。】只是有一句话回二爷：昨儿有个什么芸儿来找二爷。我想二爷不得空儿，便叫焙茗回他，叫他今日早起来，不想二爷又往北府里去了。”刚说到这里，只见秋纹，碧痕嘻嘻哈哈的说笑着进来，两个人共提着一桶水，一手撩着衣裳，趑趄趑趄，泼泼撒撒的。那丫头便忙迎去接。【庚辰侧批：好！有眼色。】那秋纹碧痕正对着抱怨，“你湿了我的裙子”，那个又说“你踹了我的鞋”。忽见走出一个人来接水，二人看时，不是别人，原来是小红。二人便都诧异，将水放下，忙进房来东瞧西望，【庚辰侧批：四字渐露大丫头素日怡红细事也。】【庚辰眉批：怡红细事俱用带笔白描，是大章法也。丁亥夏。畸笏叟。】并没个别人，只有宝玉，便心中大不自在。只得预备下洗澡之物，待宝玉脱了衣裳，二人便带上门出来，【庚辰侧批：清楚之至。】

走到那边房内便找小红，问他方才在屋里说什么。小红道：“我何曾在屋里的？只因我的手帕子不见了，往后头找手帕子去。不想二爷要茶吃，叫姐姐们一个没有，是我进去了，才倒了茶，姐姐们便来了。”秋纹听了，兜脸啐了一口，骂道：“没脸的下流东西！正经叫你去催水去，你说有事故，

倒叫我们去，你可等著做这个巧宗儿。【庚辰侧批：难说小红无心，白描。】一里一里的，这不上来了。难道我们倒跟不上你了？你也拿镜子照照，配递茶递水不配！”【庚辰侧批：“难说”二字全在此句来。】碧痕道：“明儿我说给他们，凡要茶要水送东送西的事，咱们都别动，只叫他去便是了。”秋纹道：“这么说，不如我们散了，单让他在这屋里呢。”二人你一句我一句，正闹著，只见有个老嬷嬷进来传凤姐的话说：“明日有人带花儿匠来种树，叫你们严禁些，衣服裙子别混晒混晾的。那土山上一溜都都拦著帷幕呢，可别混跑。”秋纹便问：【庚辰侧批：用秋纹问，是暗透之法。】“明儿不知是谁带进匠人来监工？”那婆子道：“说什么后廊上的芸哥儿。”秋纹，碧痕听了都不知道，只管混问别的话。那小红听见了，【庚辰侧批：可是暗透法。】心内却明白，就知是昨儿外书房所见那人了。

原来这小红本姓林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又是个林。】小名红玉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“红”字切“绛珠”，“玉”字则直通矣。】只因“玉”字犯了林黛玉、宝玉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妙文。】便都把这个字隐起来，便都叫他“小红”。原是荣国府中世代的旧仆，他父母现在收管各处房田事务。这红玉年方十六岁，因分人在大观园的时节，把他便分在怡红院中，倒也清幽雅静。不想后来命人进来居住，偏生这一所儿又被宝玉占了。这红玉虽然是个不谙事的丫头，却因他有三分容貌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有三分容貌尚且不肯受屈，况黛玉等一干才貌者乎？】心内着实妄想痴心的往上攀高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争夺者同来一看。】每每的要在宝玉面前现弄现弄。只是宝玉身边一千人，都是伶牙利爪的，【庚辰侧批：“难说”的原故在此。】那里插的下手去。不想今儿才有些消息，【庚辰侧批：余前批不谬。】又遭秋纹等一场恶意，心内早灰了一半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争名夺利者齐来一哭。】正闷闷的，忽然听见老嬷嬷说起贾芸来，不觉心中一动，便闷闷的回至房中，睡在床上暗暗盘算，翻来掉去，正没个抓寻。忽听窗外低低的叫道：“红玉，你的手

帕子我拾在这里呢。”红玉听了忙走出来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贾芸。红玉不觉的粉面含羞，问道：“二爷在那里拾著的？”贾芸笑道：“你过来，我告诉你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就上来拉他。那红玉急回身一跑，却被门槛绊倒。

【庚辰侧批：睡梦中当然一跑，这方是怡红之鬢。】要知端的，下回分解。

【庚辰：《红楼梦》写梦章法总不雷同。此梦更写的新奇，不见后文，不知是梦。】

【红玉在怡红院为诸环所掩，亦可谓生不遇时，但看后四章供阿凤驱使可知。】

【蒙回末总评：冷暖时，只自知，金刚卜氏浑闲事。眼中心，言中意，三生旧债原无底。任你贵比王侯，任你富似郭石，一时间，风流愿，不怕死!】